

大侦探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

7

2075 LAST
BOX

最后的致意

(英) 柯南·道尔◎著 李会丹◎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大侦探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



最后的致意

(英) 柯南·道尔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致意 / (英)柯南道尔(Conan Doyle, A.)
著;李会丹译. —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8
(大侦探福尔摩斯)
ISBN 978-7-222-06773-8

I. ①最… II. ①柯… ②李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7807 号

最后的致意

作 者: [英] 柯南·道尔
译 者: 李会丹
责任编辑: 朱海涛 玉波狄
特约监制: 刘杰辉 李 强
策划编辑: 木 木
装帧设计: 怡风轩·雷雨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政编码: 650034
网 址: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E-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: 7
字 数: 210 千字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: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书 号: ISBN 978-7-222-06773-8
定 价: 1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前言

知道夏洛克·福尔摩斯仍然健在，他的朋友们一定很高兴吧。他过得还不错，虽然偶尔因风湿病而显得有点行动不便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住在距伊斯特堡（注：伦敦往南某一海滨胜地）5英里外的一个丘陵草原的小农场里。他把时间全用在了钻研哲学和农业研究上。这期间，他谢绝了酬金极为优厚的各种案子，决心从此彻底引退，可由于日耳曼战争，让他把个人杰出的才智与实践都交给了政府。这些历史性的战果在《最后的致意》中都记载下来了。原来长期放在我公事包里的几件老案子，这次也将其收入，使全集更加完整。

医学博士

约翰·H·华生



目 录

CONTENTS

前言 1

韦斯特里亚寓所历险记 1

硬纸盒 38

红圈会 64

布鲁斯—帕廷顿计划 88

死亡陷井 124

弗朗西丝·卡尔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144

魔鬼之足 169

最后的致意 199

韦斯特里亚寓所历险记

一 约翰·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的离奇经历

我在笔记本里发现了这样一个记载，那是 1892 年 3 月末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。我们正在吃午饭，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电报，并草草地复电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但看起来心中有事，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前面，脸上布满沉思之色，抽着烟斗，不时地瞧着那份电报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眼睛里闪着诡秘的神色看着我。

“华生，我想，我们必须把你当成一位文学家来看待。”他说，“‘离奇’这个词你怎么解释？”

“奇怪——异常。”我回答道。

他对我的定义摇了摇头。

“肯定还有更多的含义。”他说，“实际上还有悲惨和可怕这层意思。如果你回想一下那些长期折腾公众的文章，你就会明白‘离奇’这个词的深层含义往往就是犯罪。想一想‘红发会’那件事吧，开头相当离奇，到后来就铤而走险，结果企图抢劫。对了，‘五个橘核’的那件事也十分离奇，结果直接引发了一场谋杀案。



所以，‘离奇’这个词总是引起我的警惕。”

“电报上有这个词吗？”我问。

他大声地读了起来：

适遇极难置信之事及离奇经历。能否向你咨询？

斯各特·艾克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“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是男的。没有女人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。如果是女的，她会自己来。”

“你见过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之后，你很清楚我有多么烦恼。我的脑子如同一台运转不息的引擎，由于没有和它所要制造的程序连接上而散成碎片。生活无聊，报纸枯燥，犯罪世界里那些大胆和浪漫的情节似乎已经绝迹了。因此你就会问我，我是不是打算研究新问题，不管这些结果显得多么微不足道。但现在，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，委托人已经来了。”

楼梯上传来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高大结实、胡子花白却神情威严的人被带了进来。他那沉痛的面容和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。从他的短绑腿到金丝眼镜都能看出他是一个保守党员、虔诚教徒及守法公民，一个名副其实的正统和守旧派。但是，某种特殊的经历扰乱了他的镇静，这从他竖起的头发，涨红的脸庞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上都能看出痕迹。他立即说明了来意。

“我遇到了一件最奇特、最不愉快的事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他说，“我有生以来都没有过这样的遭遇，那是相当不合理，相当令人气愤。我坚决要求作出些解释。”他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请坐，斯各特·艾克斯先生。”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，“首先，我能否问一下，你来找我的目的？”

“好的，先生，在我看来这件事与警方无关。我想你听完后也一定会同意。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。我对私家侦探虽然不太感冒，但是，你的大名还是如雷贯耳——”

“不错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为什么立刻就来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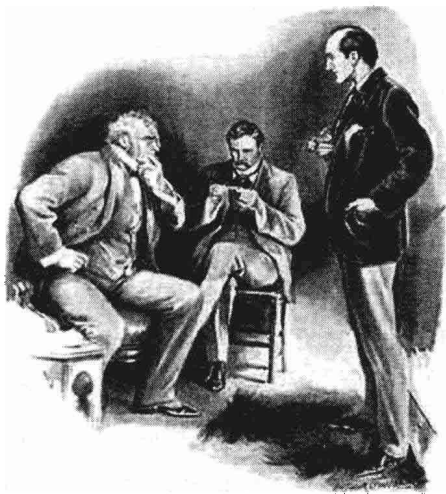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看表。

“现在是两点过一刻，”他说，“你的电报是在1点左右发出的。但是，任何人都可以从你的装扮上看得出，你一大早就遇到了麻烦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理了理没来得及梳的头发，又摸了一下他还没刮的下巴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真没想过要梳洗整理一下，因为能离开那幢房子，让我太开心了。在我来之前，我四处奔跑打听。你知道，我去找房地产公司，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清了，韦斯特里亚寓所一切都





十分正常。”

“喂，喂，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，“你真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。他有个不好的习惯，讲故事总是颠三倒四的。请你把思路整理一下，再前后有序地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使你头不梳、脸不刮，靴子和背心的纽扣都没有扣好，就跑出来求助了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满面愁容，低头看了看自己颇为怪异的外表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这样子肯定不像话。但我不明白，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。让我把整件怪事都告诉你吧。我相信，你听完后就会认为我这个样子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但是，他的叙述还没开始就被打断了。外面一阵喧闹，赫德森太太开了门，她把两个像警察似的壮汉带了进来。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熟知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。他精力充沛，在他的圈子里算得上是一名能将。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握手，然后介绍了他的同伴，萨里郡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俩一块儿跟踪他，一直到了这里。”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，“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·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跟踪你差不多一个上午了。”

“你们是靠电报跟踪到他的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完全正确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是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线索的，然后一直跟到这儿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为什么跟踪我？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我们需要你的一份证词，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韦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·加西亚先生昨晚死

亡的情况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坐直了身子，瞪着两眼，惊诧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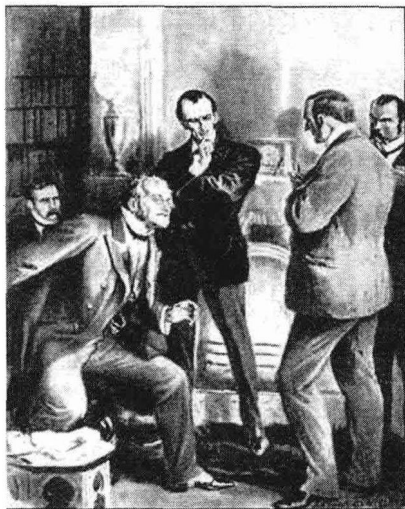
“死啦？你说他已经死啦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怎么死的？出事故了吗？”

“谋杀！如果世界上有这个说法的话。”

“上帝！太可怕了！你该不是指——你该不是指我有嫌疑了吧？”



“从死者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。从这封信上，我们知道你计划昨晚在他家里过夜。”

“没错，是这样。”

“哦，你住了一晚，对吗？”

他们取出了公事记录本。

“等一下，葛莱森。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你们想要的只是一份清楚的证词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有责任提醒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他的证词可以用来控告他。”

“艾克尔斯先生正打算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，你们就进来了。华生，我想一杯白兰地对他不会有坏处。先生，现在这里多了两



位听众，我建议你不必介意，像刚来时那样继续讲下去，就像没有人打断过你。”

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，脸色总算好多了。他疑惑地看了看警长的记录本，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。

“我是个单身汉。”他说，“因为喜欢社交，我结识了一大帮朋友，其中有个叫麦尔维尔的酿酒商。他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庄园。几周之前，我在他们家的餐桌上认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。据我所知，他祖籍西班牙，同大使馆有些联系。他说一口地道的英语，态度也很讨喜，而且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子。

“这个年轻人和我谈得十分投机。我们立即成了至交，一见如故。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，他就来里街看我。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。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厄榭之间的韦斯特里亚寓所，昨晚我应约去了厄榭。

“在我去之前，他曾对我提过他家里的情况。他和一个忠仆同住，仆人是他的同乡。这个人会说英语，并替他照料一切。还有一个出色的混血儿厨师，能做一手好菜，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。我记得他还说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。我赞同他的看法，但是，事实却比我想象的古怪了无数倍。

“我驱车来到那里——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。房子相当大，背朝大路，房子前面有一条弯曲的车道，车道两旁是高高的常绿灌木丛。这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旧宅，显得有些破烂。当马车来到那斑驳肮脏得长出苔鲜的大门时，我曾迟疑了一下，考虑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甚少的人是否明智。但他亲自来开门，极为热情地对我表示欢迎。他把我交给了一个冷酷黝黑的男仆，男仆替我

拿着皮包，把我引到客卧。整个屋子都使人觉得压抑。晚餐只有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进餐。虽然主人尽力殷勤款待，但他的精神似乎很恍惚，语无伦次，我简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他的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子，还不停地咬指甲。这顿晚餐主人照料得既不周到，菜也做得不好，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，实在没有轻松的气氛，令人难堪之极。我敢向你保证，那晚，我真想找个借口回里街来。

“有件事现在回想起来，或者跟两位正在进行调查的问题有关。当时，我一点都没在意。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仆人递进来一张便条。我见他看过便条后，好像显得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，更加古怪了。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，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，停留在自己的思绪中。至于便条上写了些什么，他没有跟我说。好在到11点左右，我就去睡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加西亚探头进来看我——当时房间没有灯——他问我是不是按过铃。我说没有，他道歉说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我，并且说都快一点了。后来，我就一觉睡到了天明。

“现在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天已经大亮。我看了一下表，差不多9点了。我曾特别要求他们在8点钟喊我，我很奇怪他们居然会忘记。我从床上跳起来，按铃叫仆人，但没有人答应。我又按了几下，还是没有人答应。我想肯定是铃坏了，便憋了一肚子气，随便穿了衣服，匆匆忙忙跑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。可以想象，当我下楼发现没有一个人时是多么惊讶。我在大厅里叫喊，没有任何回答。我把所有房间都看了个遍，都空无一人。我的主人朋友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，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，但没有回音。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，里面没人，



床上压根儿就没有人睡过。他和其余的人都走了。那个外国主人、外国仆人、还有外国厨师，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！这就是我到韦斯特里亚寓所的拜访经历。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发笑，一边把这件怪事记在本子上，那是一本专门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。

“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，”他说，“先生，我可不可以问一下，你接着又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非常愤怒。开始我以为我是某个荒唐恶作剧的受害者。我收拾好东西，砰的一声关上大门，提着皮包就回里街了。我去找了阿兰兄弟商号，它是那个镇上主要的地产经纪商。我发现这个别墅是他们出租的。这使我猛然想到，他可能不是在愚弄我，而是为了逃租。现在正是3月底，一季度结账日就要到了。但这一说法似乎也行不通，代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，但他告诉我房租已经预付了。后来，我进城去了西班牙大使馆，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。接着我又去找麦尔维尔，我就是在他家里首次遇见加西亚的。但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。最后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后，就来这里了。因为我听说，你是一个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人。不过现在，警长先生，从你进门时所说的话来看好像发生了什么悲剧。我想，你应该把故事接着讲下去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。而且，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之外，我对此人的死绝对是一无所知的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。

“这个我相信，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——我确定是这样。”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，“我应当说，你所说的各种情况，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完全一致。例如你们在进餐时，收到了一张便

条。你注意到这张便条他后来怎么处理了吗？”

“我注意到了。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。”

“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

这个乡镇侦探是一个十分结实的红脸胖子，他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正好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。他微微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变了色的纸片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火炉外面有炉栅。他把便条扔过头了。我在炉子后面找

到了这张没有烧过的纸片。”

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。

“你一定把那房子检查得很仔细，才找到这么一个细小的纸片。”

“没错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这是我的作风。我能念一下吗，葛莱森先生？”

那个伦敦佬点了点头。

“便条是写在普通米色直纹纸上的，没有水印；只有四分之一页纸大小，是用短头剪刀两下剪开的；有过3次以上的折叠，用紫色蜡封口，用一个平滑的椭圆形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；收信人是韦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。上面写着：



我们自己的颜色，绿和白。绿开白关。主楼梯，第一过道，右七，绿色粗呢。祝顺利。D。

这是女人的笔迹，笔头尖细，但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笔或是另外一个人写的。你看那字体粗大得多。”

“一张奇怪异常的条子。”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。“贝尼斯先生，我真佩服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对于细节的关注。还有一点细节也许需要补充，那就是椭圆形的封印，那肯定是一颗平面的袖扣——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一形状的呢？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，两刀所剪的距离虽然很短，却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，在剪开的地方都有折叠痕迹。”

这位乡镇侦探轻声笑了起来。

“我还以为全盘在握啦，现在才知道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。”他说，“我得承认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，除了知道它是出自女人之手外，我没得出其他的结论。”

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，显得有些焦躁不安。

“我很高兴你找到这张便条，因为它证实了我的说法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我要指出，他和他家里成了什么样子，我都一无所知。”

“说到加西亚嘛，”葛莱森说，“那很容易回答你。他已经死了，今天早上人们在离他家大约1英里远的厄榭空地上找到的。他的头被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成了肉酱，打得非常重，不是打伤了，而是打开了花。那地方很僻静，附近没有人家。显然是先有人从后面把他击倒的。他被打死后，行凶者还继续打了很久。这是一次残暴的行凶，凶手没留下任何脚印及线索。”

“遭到抢劫了吗？”

“没有任何抢劫的迹象。”

“这太让人痛心了——非常痛心而且恐怖。”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不过，这对我实在是太残酷了。那位邀请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怎么会和这个案子搅在了一起呢？”

“很简单，先生，”贝尼斯警长回答说，“在死者口袋里唯一发现的材料，就是你给他写的信，而且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，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遇害的。因为这信封，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。今天早上9点多我们赶到他家，没发现任何人在屋子里。我一面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寻找你，一面检查韦斯特里亚寓所。接着我进城与葛莱森先生会合，再一同找到了这里。”

“现在，”葛莱森先生说站了起来，“我想最好是公事公办。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你跟我到局里走一趟，把你的证词正式笔录下来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立刻就去。可是，我仍然需要你的服务，福尔摩斯先生，请多费苦心，查清真相。”

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。

“我想你不会反对互相合作，贝尼斯先生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先生，我还感到万分荣幸。”

“看来，你做事雷厉风行，有条有理。我想问一下，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有线索吗？”

“一点以后他一直在那里。当时下着雨。死者肯定是在下雨之前遇害的。”

“但是，这完全不可能，贝尼斯先生。”我们的委托人叫了



起来，“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。我敢发誓，那时他正在我卧室里跟我说话。”

“奇怪，但并不是不可能。”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。

“你有线索了？”葛莱森问道。

“从表面上看，案情并不是很复杂，尽管它带有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。在我提出确切的意见之前，我还必须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。还有，贝尼斯先生，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，除了这张便条外，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吗？”

这位侦探以奇特的神情看着我的朋友。

“有，”他说，“还有一两件非常奇怪的东西。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，你也许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的。”

“悉听尊便。”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，“赫德森太太，送这几位先生出去，顺便请把这份电报交给男仆发出去。叫他先付5先令的复电费。”

来客们离去之后，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。福尔摩斯不住地抽着烟，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，头伸向前方，那是他特有的专心致志的方式。

“嗯，华生，”他突然转身问我，“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对斯各特·艾克尔斯先生的疑惑，我还摸不着头脑。”

“那件凶杀案呢？”

“噢，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无影无踪这一点来看，我认为他们可能是合伙谋杀，然后逃之夭夭了。”

“这个观点当然是可能的。不过，从表面上看，你得承认，他的两个仆人在他有客人的那个晚上合伙谋害他，这很奇怪。那周的其他几个晚上，他都是独自一人，他们绝对可以制服他。”